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勔

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元嘉中爲廣州增城令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刺史宗慤又引爲主簿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爲寧朔將軍湘東內史徙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爲寧朔司馬封金城縣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閣除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前廢帝卽位已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明帝卽位加寧朔將軍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徵還都除輔國將軍兼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拜太子左衛率封郟陽縣侯尋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進號右衛將軍又進號右將軍徵拜散騎常侍改侍中中領軍出鎮廣陵假平北將軍受顧命守尚書右僕射後廢帝

初桂陽王休範反戰死贈司空諡曰忠昭公

條對賈元友北攻懸瓠書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已爲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累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逞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曰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闕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郢曰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已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曰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讐報恥伏待朝威臣又曰爲垣式寶等

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木之情深、非報怨之
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
山北下、直據郢城、臣又曰、爲郢城是賊驛路要成、且經蠻接嶮、數
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目此濟
者、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
陸通便、而今使官已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
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曰、爲景遠兵力寡
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
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已輕兵遠
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
直等、竝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敕命、臣曰、爲魯奴與虜
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卽逃遁、殊
類姦猾、豈易開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

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連道最是
要略臣又目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懸瓠二百里中使兵
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
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
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貽後悔界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境必
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
宋書劉劭傳泰始四年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
收陳邵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土口共所陳示勸使具條答勸
對太宗納之

與殷琰書

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
僚縱游窮凶靡有紀極於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
一匡予職在直徯目所備觀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

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特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
每從偃簡足下已衣冠華冑信慨夙昭附从從違猶見容養賢兄
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庾計由劉順退
眾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
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救驃騎
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已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
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
已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
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壠乏掃灑之
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
宋書殷
珍傳

又與殷琰書

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然窮愁不

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
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
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顥欲戰不得推
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已來無
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顥弱卒北恃足下孤城已茲
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疏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
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已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
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
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
沒世無稱者邪所已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
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
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
不全兒姪雕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密復多白

宋書殷琰

傳

沈懷文

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晉光祿勳寂孫元嘉中州辟從事轉
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東閣祭酒尚書
殿中郎隨王誕後軍主簿領義成太守入爲通直郎治書侍御
史元凶弑立召爲中書侍郎間行出奔竟陵王誕召爲衛軍記
室參軍新興太守隨府轉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孝建初轉
揚州治中從事史遷別駕從事史大明中遷尚書吏部郎出爲
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入爲侍中又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
史廣陵太守免尋賜死有集十六卷

上言皇子不宜置邸舍

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已
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

宋書沈懷文傳子尚諸皇
子置邸舍逐什一爲患偏

天下懷文又
言之不聽

省錄尙書議

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已並平辰衡經贊
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於國言夏因虞禮有深
豕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
式憲之軌弘正漢廷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
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治歷朝罔或及乎爵已事變級
已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有革按台輔之職
三曰禮典已和邦國已統百官四曰政典已平邦國已正百官鄭
康成云豕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攷於茲事備於典文詳古準
今不宜虛廢

朱書沈
懷文傳

揚州移治會稽議

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

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邈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宋書沈懷文傳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宋書沈懷文傳墾起湖田議

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已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鄆等三縣去治竝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所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畱兩困無已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新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悉成腴壤然後議遷宋書孔靖傳大明初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凱鄒顒議宋侍中趙倫之碑

君戮力已致誠吐規已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旛動則敵氣霧消御覽三百三十七

沈懷遠

懷遠懷文弟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坐事徙廣州前廢帝

時還爲武康令有南越志八卷集十九卷

長鳴雞贊

翠冠績萐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驚晨

初學記三十

博羅縣簞竹銘

簞竹旣大薄且空中節長一丈其直如松

初學記二十八錦繡萬花谷續四十

戴法興

法興會稽山陰人元嘉中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召爲記室令史義康敗歷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隨府補南中郎典籤孝武建義轉參軍及卽位已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孝建初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大明中封吳昌縣男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爲閩人華願兒所譴免尋賜死泰始二年追復封爵有

集四卷

議祖冲之新厓

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
主宿案冲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案冲之新推厓
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
恆度而宿無改位古厓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驚史官喪紀爰及
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卽與古厓
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貳書云日短星昴日正仲冬直日月
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衡陽羲和所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冲之
曰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
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
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
函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
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厓過也就如冲

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閏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鵜尾卽時東壁已非立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冲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暑或虛盈此不可革冲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問時呂作事事呂厚生呂此乃生人之大本麻敷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淺慮妄可穿鑿冲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爲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冲之旣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含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呂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宮室壁應屬亥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

仍往則七政不目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又今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日求天也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目上元爲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牘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卽如歲星在軫見超七晨術家既追算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目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目爲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目遂情愚謂此治歷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

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市此則當
縮反盈應損更益

宋書歷志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五終

全宋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照

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居東海。元嘉中，臨川王義慶召爲國侍郎，又爲始興王濬侍郎。孝武卽位，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出爲秣陵令，轉永嘉令，除臨海王子顓前軍參軍。泰始二年，子顓敗爲亂兵所殺，有集十卷。

蕪城賦

湖連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拖日。漕渠軸日，崑崙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轂，人駕肩，塵間撲地，歌吹沸天。孽貨鹽田，鏹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列濬洫。圖修世，召休命。是召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峯若斷岸，巖似長雲。製礧石

目禦衝糊、赫壤目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
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壇羅虺蜺、階闕麋
麋、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啤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
伏臙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古墮、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
稜霜氣、藪藪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
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殫、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
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
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
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
憶同興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
無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廕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

共盡兮何言、

文選 甄文
類聚卷十三

遊思賦

雲徑

蘇文類聚作選

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駕浦涼州兮冒江

蘇文類聚

作虹初學

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汙汙

蘇文類聚作茫茫

兮無底山森森

蘇文類聚作參參

兮萬重平隰兮互岸通川兮瀉壑仰盡

兮天經俯窮兮地絡望波際兮曇曇眺雲間兮灼灼乃江南之斷

山信海上之飛鶴指煙霞而問鄉覽林嶼而訪泊撫身事而識苦

念親愛而知樂苦與樂其何言悼人生之長役捨堂宇之密親坐

江潭而爲客對葦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目響湍泉夜

下而鳴石結中洲之雲蘿託綿思於遙夕瞻荆吳之遠山望邯鄲

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颺雖燕越之異心在禽

鳥而同戚悵收情而收淚遺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幾時彼月滿

而將蝕生無患於不老奚引憂目自逼物因節目卷舒道與運而

升息賤賣卜日當壚隱我耕而子織誠愛秦王之奇勇不願絕筋

而稱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異乎叢棘

本集類聚二十七

傷逝賦

晨登南山望美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蕤悵愴傷心悲如之何盡

若窮煙離若箭弦

初學記作斷絃

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

金扇於下泉永山河已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置

代於古年逝稍遠而變體沒幽明而改時覽篇迹之如旦婉遺意

而在茲忽若謂其不然自惆悵而驚疑循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

升基服委襟而褫帶器蒙管而韻絲志存業而遺績身先物而長

辭豈重歡而可觀追前感之無期寒往暑來而不窮哀極樂反而

有終燧已遷而禮革月既逝而慶通心微微而就遠迹離離而絕

容白日謁而回陰閨僅寂而深重冀憑靈於前物仁美目乎房櫳

徒望思日永久邈歸來其何從結單心於暮條掩行淚於晨風念

沈悼而誰劇獨嬰哀於逝躬草忌霜而逼秋人惡老而逼衰誠衰

耄之可忌或甘頽而志遠彼一息之知景乃累恨之長暉壽平生

之好醜成黃塵之是非將滅邪而尚在何有去而無歸惟桃李之
零落生有促而非夭觀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反靈質於二
塗亂感悅於雙抱日月飄而不出命儵忽而誰保譬明隙之在梁
如風露之停草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其甘苦其幾人曾
無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啟陳書而遐討自古來而有之夫何
怨乎天道

本集 藝文類聚三
十四初學記十四

觀漏賦

井序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箭也而定遠非箭之功爲生
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爲心不可憑者絃因生目觀
我不可恃者年憑其不可恃故曰悲哉況乎沈華密遠輕波潛耗
而感神嬰慮者又自外而傷壽曰是思生生日勤矣乃爲賦云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若曰望楚弄參差曰歌越撫
凝肌於遷帶鑑彫容於髣髴

初學記
作髣髴

景有墜而易昏憂無方而難

歇歷攻

藝文類聚初學記皆作玉

階而升隄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寫視

驚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沈穴而海濶射懸

塗而電飛堦無廬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

於空微彼崢嶸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

永遠昔傷矢之奔禽聞虛弦之顛仆徒嬰刃而知懼豈潛機之能

覺惟生經之罹靡亦悲長而懽促恆證古而秉心抱空意其如玉

波沈沈而東注日滔滔而西屬落繁馨於纖草殞豐華於喬木對

晨離而後歌據窮蹊而方哭雖接薪之更傳寧絕明之還續貫古

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既河源

之莫壅又吹波而助瀾神怵迴而多慮心軋輓而拙歡望天涯而

仁念摧雄劒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

二生差池之非一理幽分於化前算冥定於天秩與艾骨而招病

猶剗腸而興疾情殊用而俱盡事離方而同失聊弭志旨高歌順

煙雨而沈逸，於是隨秋鴻而汎渚，逐春鷺而登梁。進賦詩而展念，
退陳酒以排傷。物不可已，兩大時無得而雙。呂薰晚華而後落，權
早秀而前亡。姑屏憂以愉思，樂茲情於寸光。從江河之紆直，委天
地之圓方。漏盈兮漏虛，長無絕兮芬芳。本集 藝文類聚六
十八 初學記二十五

芙蓉賦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於陳詩。訪羣英之豔絕，標高名於澤芝。會
春陂平夕張，舉芙蓉而水嬉。抽我衿之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選羣
芳之徽號，□□□□□□抱茲性之清芬，稟若華之驚絕。單蔭陽
之妙手，測澆池之光潔。燦彤輝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悅。顧椒丘而
非偶，豈園桃而能埒。彪炳以蒨藻，翠景而紅波。青房兮規接，紫的
兮圓羅。樹妖遙之弱幹，散蘭苕之輕柯。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
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曜初學記
作曜繡羽以晨過。結遊童之湘吹，起楊
妾之江歌。藝文類聚
作吳詞備日月之溫麗，非盛明而謂何。若乃當融風

之暄盪承暑雨之平渥被瑤

藝文類聚作碧

塘之周流繞金渠之屈曲

藝文類聚初

類聚作空曲

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目

藝文類聚初學記作而

爲

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輝葦河之銀燭冠五華於仙草

超四照於靈木雜眾姿於開卷閱羣兒於昏明無長袖之容止信

不笑之空城森紫葉已上擢紛湘蘂而下傾根雖割而瑄徹柯既

解而絲縈感盛衰之可懷質始終而常清故其爲芳也綢繆其爲

媚也奔發對粧則色殊比蘭則香越泛明彩於宵波飛澄華於曉

月陋荆姬之朱顏笑夏女之光髮恨狎世而貽賤徒愛存而賞沒

雖凌羣已擅奇終從歲而零歇

本集

藝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二十七

園葵賦

風暖凌開土冒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黃冠拭藜杖布

蔬種平圻壤通畔脩直膏畝夷敞白莖紫蒂豚耳鴨掌溝東陌西

行三畦兩既區既鉏乃露乃映句萌欲伸藟牙將散

疑作

爾乃晨

露夕陰、罪雲四委沈、雷遠震、飛雨輕洒、徐未及晡、疾而不靡、柔草
爰秀、剛甲已解、稚葉萍布、弱陰竟拙、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蕝
而被逕、上參差而覆暉、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仕非魯相、
有不拔之利、資惟二仲、無逸馬之憂、顧莖茶而莫偶、豈蘋藻之薦
羞、若乃鄰老談稼、女嫗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稌粱、甃壺援醢、曲
瓢卷漿、乃羹乃淪、堆鼎盈籩、甘旨備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
調腸、於是既飫、徹盤投筯、回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
師聖、聲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淨、彼圓行而方止、固
得之於天性、伊冬、筆而夏裘、無雙功而竝盛、盪然任心、樂道安命、
春風夕來、秋日一作秋月晨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已歌已
詠、魚深沈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爲正、本集

舞鶴賦

散幽經、已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指

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而日域已迴驚，窮天步而高尋。踐神
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員吭
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
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
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惻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
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
山。旣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
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
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跡，終宛轉而龍躍。踟躕徘徊，振迅騰摧。
驚身蓬集，矯翅雲飛。離網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
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翔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
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睐分形。長揚緩鷺，竝翼連聲。輕迹凌
亂，浮影交橫。眾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

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已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九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偷、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又選集覽二十七

野鵝賦

序

有獻野鵝於臨川王、世子愍其樊繫、命爲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雉、自遠而稱、神棲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璵璠其何取、亦廁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驩逸、對鐘鼓之悲辛、豈徇利而輕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脅、恨疏文類聚作負高繳之樊繫、邈辭朋疏文類聚作而別偶、超煙鶯疏文類聚作鶯而風行、跨日月而遙逝、忽瞻國而望城、踐菲迹於瑤塗、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戶、眺左右之金局、貌纖殺而含一作念惓心、翻越而慚驚、若墜淵而墮谷、恍不知其所寔、惟君園之珍麗、實妙物之所殷、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

鳴鵲鵲程材於梟猛、翬薦體之雕文、旣敷容已、照景亦選、翻已排
雲、雖居物已成偶、終在我已非羣、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自傷、
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雁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慚君之稻梁、願
引身而翦迹、抱末志而幽藏、於是流歲遂遠、慘節方崇、雲纏海岱、
風拂崑潼、飛雲一作馳激、飄沙舞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林之始
空、立菰蒲之寒渚、託隻影而爲雙、宛拔喙而掩眚、悲結悵而滿胸、
處朝晝而雅念、假外見而遷排、涉修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
梢梢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冰依岼而早結、霜託草而先摧、斂雙
翻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兩集、事有限而星乖、在俄頃
而猶悼、矧窮生之所懷、聞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
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殞卵而來鳳、放乳麋而感麟、雖陋生於萬
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已自申、
本集 藝文 類聚九十一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中非向厚、誠非向薄、蘇文對稱當靜泉淙、遇

躁風驚、起軒軀、曰曠跨、伏累氣而併形、冰炭弗觸、鋒刃靡迕、逢嶮

蹶、跡值夷舒步、忘好退之見、猥哀必進而為蠱、每驤首曰瞰途、常

仁景而飜路、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

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曰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變、

高賢圖之、曰隱淪、智士曰之而藏、見笑靈蚰之久、螫羞龍德之方、

戰、理害道而為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本集 藝文類聚九十

七御覽九百四十八

飛蛾賦

仙鼠伺闇、飛蛾候明、均靈并化、詭欲御覽齊生、觀齊生御覽作而

欲御覽詭、各會性、曰憑方、凌焦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

草下、畢命在此堂、本輕死、曰邀得、雖糜爛其何傷、豈學山南之文

豹、避雲霧而巖藏、本集 御覽九百五十一 案封氏問見記五

皆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已喻賢者隱居避世引
此賦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則唐本是赤字

爲柳令讓驃騎表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驃騎將軍餘如故顧循空薄屢墜成命仰當
天寵伏抱慚灼臣素陋人本絕分望適野謝山川之志輟耕無鴻
鵠之嘆宜希鄉部富期農牧夙當昌期早值恩洽天綱紛橫皇厯
歸聖左輪不殷良馬未汙功半下列爵超上賞奮迹騰光參駕龍
服翰起雲飛拂翼虹路雖曩之脫駕拖紫捨擔丹轂方之微臣彼
安足齒齊此而歸懼塵王度況遂頻煩重彰濫越伏願天聽曲成
資始令終雨露之惠自華及殞特屈慈獎降申恩固則綢繆之施
復踰造物不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表言聞

本集

解褐謝侍郎表

臣照言臣孤門賤生操無炯迹鵠棲草澤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廣
矚騰滯援沈觀光幽篴聞道朝年榮多身限思非終報臣云云

本集

謝秣陵令表

時爲中書舍人

臣照言、卽日被尙書召曰、臣爲秣陵令、臣負鋪下農、執轡末皂、情

有局塗、志無遠

一作建

立、遵命

一作此

逢天、得汗官牒、不悟恩澤無窮

謬當獎試、用謝刀筆、假承宰職、豈是闇懦、所能克任、今便抵

一作祇

召、違離省闈、係戀固極、不勝下情、謹拜表、目聞

本集

謝隨恩被原表

臣言、卽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目下、浩澤盪汰、臣亦預焉、得

從漢律、故謬之辨、闇遭周典、肆眚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鰈

雞脫、且悚且懍、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泰、豈同犬馬、且當

侍臣淵穆、疏草卽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敬憶、自己率禮、寧敢慢

忘、由臣悴賤、可悔可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寢病幽棲、無援朝列、

身孤節卑、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洎遐走、臣覃末慶、

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何

則植之者難拔之者易沉臣一植之功不立眾拔之過屢至同被
風霜異此貞脆善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
秩仰銜俯媿行欲坐感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
冒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自聞

本集

拜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衰淪身地孤賤眾善必達百行無一生丁昌運自比
人曹操乏端概業謝成迹但年空往瑣心靡述礪轡投簪於斯終
志束菜負薪期與相畢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收圓明
兼覽雕瓠飾笙備雲和之品潢池流藻充金鼎之寶鍛羽暴鱗復
見翻跟枯楊寒炭遂起煙華未識微躬猥能及此未知陋生何旨
爲報祇奉恩命憂媿增灼不勝感荷屏營之情謹詣閣拜疏自聞

本集

謝解禁止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感矧臣人煩
臣聞獲過於神或憑尸祝已請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
孤賤盜幸榮級闇溢大誼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嫻
馮衍有輶輶之困自非聖朝超然覽臣於視聽之外則今日涯澤
更成妄遭來辰蓂莢終先朝草小人歲暮知能何報徒厚恩華憂
懼嘆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已聞

本集

侍郎滿辭閣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闕雲路從茲自遠鮪經沈藏方
絕光景祗戀遲迴結涕濡泗臣器机窮賤情嗜躋昧身弱消瘵地
幽井谷本應守業墾嚙剿莠牧雞園豕已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
頑慕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
鷺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已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
累復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運離事與衰合束馬理輪絕游息世

宿福餘慶爰邁聖明煦蒸霜霰萃甲雲露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
勒負羈班榮扈隸矜愚訓短哀宥弗及奉此而歸足日沒齒雖摩
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

奉辭曰聞

本集

轉常侍上疏

臣言卽日被中曹板轉臣爲左常侍臣自惟常人觸事無可謬被
拔擢實爲光榮臣旣無髣髴上報殊絕之恩有分每豐其過前後
輕重輒得原恕獎曰君子之方赦其不閑教訓大愆不責矜澤必
加是臣所曰夙夜自念知遭遇之至深至厚也未冀未望便荷今
榮欣喜感悅不敢僞讓庶保終始身命爲初不勝下情謹詣闕拜

疏謝曰聞

本集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眾多彌貴信之華封故德積則

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日中氣正月鍾靈納机誕躬紫閣膺
祚朱紱弧矢夙陳珪璋攸覲雲光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孚柔顏
載晬凡在猷隸莫不忭悅臣霑恩踰物慶倍日中不勝殊歡溢喜
謹奉表言聞

本集

皇孫誕育上疏

兼郎中令侍郎臣照言伏承東儲積慶皇孫誕育國啟昌期民迎
福運臺禁稱祉井廬相賀伏惟聖懷載深鴻念不任下情謹詣閣
上疏言聞

本集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士疏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照二

謝賜藥啟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
飄落先傷、衰痼早及、遐澤近臨、猥委存卹、
癘同山岳、蒙靈藥之賜、惠非河間、謬仙使之
風、恩逾脯糗、忠重帷席、荷對銜慚、伏抱矜渥、
集本

謝永安令解禁止啟

臣田茅下第、質非謝品、志終四民、希絕三仕、
邀世逢辰、謬及推擇、恩成曲積、榮秩兼過、
雖誓投織生、昊天罔極、迄無犬馬、孤慚星歲、
加呂淪節、雪颶沈誠、款晦值天光燭幽、神照
廣察、澡濯從容、與物更臬、遂睎曉陽春、
前汰秋水、綴翼雲條、葺鮮淇沼、洗瞻明目、
扞手太平、重甄再造、含氣孰比、不悟乾陶、
爛運復垂、挺毓矯迹升等、改

觀非服振纓珥筆聯承貴寵豈臣浮板所可恭從實非愚瞽所宜
循踐瑣族易灰脆漏已迫空荷載靈終責仰復飲冰肅事懷火畢
命不勝屏營之情謹啟事臣聞本集

論國制啟

臣啟臣聞尺量之錦工者裁之袤丈之木繩墨在焉事無巨細非
法不行當今世問政睦藩國相望君舉必書勳成準式息躬聖壤
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
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
多殊革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
下揆國訓繁簡之誼俯酌州縣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恆制豈
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已啟聞煩而非要伏追慙
悚謹啟本集

謝上除啟

臣言被宣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待已豐天澤所及且喜且懼但臣自丁常相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日榮願直爾不少冒乞停止上除伏望重許千歲悚息

本集

請假啟

臣啟臣居家之治上漏下淫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鋪綯塗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十日伏願天恩賜垂矜許手啟復追悚息謹啟

本集

臣啟臣所患彌留病軀沈痾自近蒙歸頻更頓處日夜閒困或數四委然一嘆瞻景待化加日因衰嬰造慘悼終鮮兄弟仲由所哀臣實百罹孤苦夙丁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經離憂傷服麤食淡羸耗增疾心計焦迫進退罔躡冒乞申假百日伏願天慈賜垂矜許臣違福履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啟涕結伏違惶悚

謹啟

本集

奉始興王命作白紵舞曲啟

侍郎臣鮑照啟。被敎作白紵舞歌辭。謹竭庸陋。裁爲四曲。附啟上呈。識方洪悴。思塗猥局。言既無雅。聲未能文。不足目宣贊聖旨。拙拔妙實。謹遣簡餘。慚隨悚盈。謹啟。

本集

通世子自解啟

僕已常桓。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久宜捐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於茲六祀。墜屣永往。遺恩在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宣。

本集

重與世子啟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愧交集。僕日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缺進心。今者之請。必願鑒

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餐稟風微、非旦則夕、居職還私、兩者無異、而於僕無用、有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于日、彌深慚感、

本集

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浙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召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遊神清沚、流睇方曠、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巾、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

魏文類聚作湖澤脈通

苾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

魏文類聚作栖風

之鳥、水

化之蟲、巨智吞思、巨強捕小、號噪驚聒、紛初其中、西則迴江水指
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
滿潭壑、煙歸人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脩靈浩盪、知其
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壘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
雲、霞雕錦繡、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伯絳天、左右青霓
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魏文類聚作盡金光、半山巨下、純爲黛色、信可
巨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潑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應、
擊湧激之所宕濫、則上窮荻浦、下至棉洲、南薄鸞瓜、北極雷澗、削
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
輕煙不流、華鼎振杳、弱草朱靡、洪漣隴盛、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
溘崩聚、抵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
蠶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習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
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

石蠨土蜂、燕箕雀蛤之儔、拆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破草
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
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藝文類聚作泣誠足悲憂、藝文類聚作憂不可說也、風吹
雷颯、夜戒前路、下弦内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
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本集又藝文類聚二
十七案照妹字令暉、照答孝武云、
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河清頌并序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允宋書作先考績於今、鴻犧已
降、遐哉邇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垂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
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
朴牛大蠙、爰定祥祿、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
石、頌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宋書頌聲句在不作下庸非惑歟、自我皇
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宋書作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龜之

君圖帝寶，榮爛瑰英，固已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

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

宋書作上下文同軌通表裏釐福宋書作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

外宋書作表夷貉懷惠秩禮郵勤散露臺之金振民舒國傾御邸之粟

宋書作金紆國振民傾鉅帑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宋書作燕無雷

飲敗不盤樂物色異人優遊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宋書作游據正顯

宋書作幽精昭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宋書作斧號令

不肅而自嚴宋書作不無辱鳳舉之事宋書作使靈怪不召而自彰

里神行飭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旆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

西畝充羅外苑宋書作固阿紉綦組之饒衣履宗國漁鹽杞梓之利

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宋書作士民殷

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閭闔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

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醢鐵而已哉是已嘉祥累

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

六仞木集脫仞字秀銅池發膏畝宜日謁薦郊廟和協律呂宋書

律呂在調州罪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宋書作昧旦

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

是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泊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

律之士蘊儼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仵睠九壤

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

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啟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

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

一聖是且暮也豈不信哉宋書作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

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悖風遷俗文敎也誅錐羯

點宋書作殊東顧絳闕武功也鳴禽宋書作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

也大寶鴻德、文敷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
唯天爲大、堯寶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
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已豐功、
騷命、潤色、賡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
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宋書金羈於後、絕景、
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
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邇臣子舊職、國家通議、宋書不可輟也、
臣雖不敏、故宋書不勉乎、乃作頌曰、

窺刊崩石、裙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絲邈、鉅生大年、瞻學淵開、
縹緲成景、粉績顛軋、徒翫井科、未覩天河、亙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
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唐轢虞、如彼七
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聞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
龍步八垓、朔南暨敎、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魏鼎遷宋、玄

圭告成、大明方微、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麻攸歸、謀從筮協、神與
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紉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
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恆通變、
一物有違、戚言毀賸、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
崇饗祀、勤隆耕藉、醴酌秋羊、封堦春幣、嬰耄兼梁、鰥孤重帛、體由
學染、俗目敘遷、禮導刑清、樂鬯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
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鷲、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
程駿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凱、桴鼓凝埃、烽驛垂繚、銷我長劍、歸
爲農器、閩外水鄉、鄣表炎國、隴首西南、渤尾東北、絕艷嶺丹、渾渾
泉黑、移琛雲勉、轉隼叩璽、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
盛、斑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
仁草晨萃、德宿宵映、海無隱颶、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
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閭、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

也斯偉慶方漆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鼎還年澄波崑
岳鏡流惹山泉石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眠驪淵朱宮潛耀
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絜源濫壑曾
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竦
聽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
術計謨布簡絲言盈室穢有繇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
靈根方固脩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岳秀星駢羅垂
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槃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
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
頌鋪德樹聲

本集又宋書臨川王道賜傳又略見北堂書鈔
一百五十八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又十八

佛影頌

形生麤怪神照潭寂驗幽旨明考心者迹六塵煩苦五道絲劇乃
炳丹梁爰悟淪溺色丹兒續留相瓊石金光絕見玉毫遺覲俾昏

作明效順去逆集本

凌煙樓銘非序宋臨川王起

臣聞憑鳳薦響、唱微效長、垂一作乘波鑒景、功少致深、是日冰臺築

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已贊生通志、感悅幽情者也、伏見所

製凌煙樓、棲置崇迴、延瞰平寂、即秀神皋、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

眺楚關、奔江永寫、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通原盡日、悲積陳古、賞絕

舊年、誠可目暉曠高明、藻徹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

匪述、縣世罔傳、敢作銘曰、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楹、望景延陟、積

清風露藝文類聚初合一作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

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本集藝文類聚六十

藥奩銘

歲實走九、生獸隕牆、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煙、靈飛一作生

光纈文電衣、龍綵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二脂六體、振袞返華、
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積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
繁虎杖、或亂蚺牀、故不世不可目服、未達不可言嘗、眩精逆目、是
乃爲良、本集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澗地紉、上嶺星羅、吐

藝文類聚作牽湘引漢、欽

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泓謨、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互海窮

陰、雲旌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

藝文類聚作逐鬱浪雷沈、在昔鴻荒、刊

啟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瞻貞視晦、坎水異木、乃剡乃鏤、旣刻

旣斲、飛深浮遠、集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

安、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我戒逐、畱御不還、

藝文類聚作穆戎徒

悲猿鶴、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水採龍鰻、覘氣

涉潮、投祭沈璧、揆檢含圖、命辰定厓、二嶠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

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煎鱈、帝子察殂、青山斷河、
后父沈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本集說文類聚八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烟、超工八法、盡奇六文、鳥
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
驚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珪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繁髮
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鑑、故仙芝煩弱、旣匪足雙、蟲虎瑣
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本集

瓜步山揭文

歲含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充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
途、北眺擅鄉、南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
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八表、駛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橫、信
哉古人有數寸之簾、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

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已因迴爲高，據絕作雄，而淩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丘岳，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闕毀宮，豪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汎河浮海之高，遺金堆璧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本集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朗

朗魏書作殷字義利汝南安成人元嘉中爲南平王鑠冠軍參軍太

子舍人司徒主簿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尋解職復起爲通直郎孝武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呂上書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稱疾去職尋丁母憂有司承旨奏其居喪無禮鑠附益州於道殺之

上書獻讞言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賓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運鍾燒暮世膺亂餘重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尙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

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曰方然陛下旣基之曰孝又申之曰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敎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曰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敎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曰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援曰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曰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善執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因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曰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江北萬匹爲市從江曰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

錢曰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執紵麻蔭巷綠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曰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曰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曰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餓乃令桑長一尺圍曰爲價田進一畝度曰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貲民曰此樹不敢種土畏妄貲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思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庶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曰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葬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

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曰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曰聘妻妾。大布可。曰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放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斛。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飢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曰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養。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曰南在所皆穢。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

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已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而渭潁區間爲荒涼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曰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曰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曰敗皆反此也今人知

不曰羊追狼、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曰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曰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獨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曰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伯頗謬虛實、怨怒實眾、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勅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遺、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效曰蒐狩之禮、習曰鉦鼓之節、若假勇曰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曰國

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敎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敎之不敎一至於於是今士大夫言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魏書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魏書作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言革魏書其風案今士大夫已下又見魏書劉駿傳周朗作周般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曰其哀病衷出故制同外輿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啟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曰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曰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

阜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曰此情禮妃曰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曰使一豎之家列豎曰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輶曰遊遨飾兵曰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井曰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曰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竝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尙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靡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曰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

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曰變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衆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曰周典爲式變名曰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曰服車騎容衛當職曰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宛民上消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爲賤但宜詳置

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陞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軼博求其用制內外官與官之遠近及仕之類令各已所能而造其室降情已誘之卑身已安之然後察其摧脣吻樹頰腋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強正惇柔之倫難已檢

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
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
明悉舉矣、又俗好曰毀沈人不察其所曰致毀、曰舉進人不知測
其所曰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舉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
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曰階級阻、不應
曰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
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
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
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廣弘明集作採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淡
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
欺癡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
橫天地之間、莫不廣弘明集作之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
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廣弘明集作餘則隨其執、行各

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曰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眾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曰祈祝從之而曰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曰之而甚今脩隄曰北置園百里峻山曰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使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微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訓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

敢昧死曰陳唯陛下察之宋呂周凱傳時曾責百官言明上書又略見通典十四廣弘明集六又略見

魏昌劉駿傳呂爲周凱啟

報羊希書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呂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銷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呂炎軒之德冢輔呂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呂匈奴燬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運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

案案書
二作一

之論不與至反曰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謫於君案身不繼王
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曰往
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賞竟不
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庸
而足下方復廣吾曰馳志之時求予曰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
也若曰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曰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
可欲曰殞海之髯望鼓鰓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凱振鬪於軒輊
之間其不能具陪淥水竝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
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曰上國再毀
之臣望府二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
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
岫巖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
石俟卿傷鳩梁錦實迺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

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
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勦寇、使車軌一風、旬
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迹、道日富而君雖名致、諸侯斂手、天子
改觀、其末則饜飴而出、望旃而入、結冤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
俛睂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
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閑居遠官、交造頓罷、捐募遺憂、夷毀銷譽、
呼噏已補其氣、繕嚼已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
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壯長者之
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願、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擔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
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微、儼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
驪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
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郊野、肅尋伊鄙、俯眺燕隴、邪

全宋文卷四十八

唐

八

履遼衛觀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
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微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已
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滅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
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
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
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有
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誅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
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
直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袞已議於帷筵之
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起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
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日張膽謀軍家之得失
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自報也不爾使環甲脩
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鎧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

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何奴於北
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宋書周朗傳
元嘉二十七年江夏義恭出鎮彭城府主簿羊希從
行與朗書賊之勸令獻進奇策朗報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王毓藻校刊